蜀山劍俠傳/21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一三回　隱迹戲羣兇 惡犯伏誅 妖徒授命　對枰凌大敵 窮神妙法 駝叟玄功

下一回▶

原來仙都二女雖然清修多年，童心仍自未退。並且初次出山，便到凝碧仙府這等洞天福地，所遇又都是天仙般的人物，端的耳目應接不暇，無一處不新奇。加上人又美秀天真，長幼兩輩主賓無一個不喜與她倆親近。二女寂寞已久，巴不得多交些同道，誰要有甚邀約，無不點頭應允。自從來賓各就館舍，李英瓊、易靜、申若蘭、朱文、向芳淑和石氏雙珠都爭着約她倆，往各仙館中觀賞奇景，末了又同去二女與葉繽、楊瑾同住的小瓊樓仙館中相聚談笑，不覺多延了些時候。後來還是女神嬰易靜無心中說道：「人不可以貌相，癩姑那等醜陋，卻有那高道法，人也極好。聽說她師兄眇姑比她還醜，法力更高。祇是性格陰沉，整年寒着一張臉，遇上異派妖邪，動起手來，又狠又辣。永沒人見她笑過，不如癩姑隨和，滑稽有趣。這些時沒有見人，不知哪裏去了？」

二女聞言，纔想起適纔金、石二人之約，單是去看芝仙也還罷了，玉清大師曾有用己相助之言，此約豈可不赴？便和衆人說了。正問了途徑要走，葉繽見衆小姊妹談得非常親密，也頗代二女喜歡，一時之間，交了許多同道良友，恰巧走將過來聽去，便囑二女：「聽楊姑說，主人寬大爲懷，對於假名做客，心存叵測的一干異派妖邪，祇在暗中戒備，使其知難悔悟，在開府前後數日中，不與之公然爲敵。掌教真人與諸長老法力高深，神妙無窮，一切均有部署。你二人初來做客，便蒙長幼羣仙愛重，此去如遇甚事，祇能適可而止，不宜任性而行。如到緊急，金、石二道友身爲主人，不便出面，你二人又難取

勝時，我和楊姑必往暗助。切忌傷人，樹敵尚在其次，身是客體，好些不便。適聽道友們說，有好些妖人均帶有妖禽惡獸同來，意欲加害芝仙。禽獸與人不同，妖人先自失禮，況又縱出擾鬧仙府。而這類怪物，大都殘害生靈，作惡多端，即便代主人除去，他也無話可說。不過這等所在，既敢驅使出場，決非常物。你二人可將我小南極磁光子午線帶去，但能不傷，仍是不傷的好，祇將它擒住，使妖人丟一回臉，知道厲害便了。如果物主無恥，逞強出頭，可將主人撇開，作爲你們看見妖物猖獗，抱打不平。他如不服，可去小南極或武夷絕頂尋找我或你義父好了。」

二女知這磁光子午線乃小南極磁光煉成。昔年葉姑曾用它在千尋冰洋以下，釣過一個極厲害的妖物九首赤鯨。妖物遇上，立即成擒。分明是想自己在人前露臉，好生歡喜，興沖沖接過，便往凝碧崖前趕去。快要到達，耳旁忽聽有人說道：「老楠巢現困着兩隻妖鳥，設有禁制，暫時不能走進。小癩尼現在崖西你們適纔分喫桂府丹榴的峰側杉林內，和一個怪獸相打。一會兒還有五隻猴子趕來，要兇得多，小癩尼和袁星兩個恐辦不了，你兩姊妹快幫她忙去吧。這幾個妖人實在可惡，我還想借此懲治他們一回，使其栽在你們幾個小人手裏。那子午線最怕純陽真火。捉到猴子以後，可速勒死，再吊起來誘敵。客和客打，多兇，主人也是不管。莫聽你葉姑的話，真要出了甚錯，都由我駝子和淩叫花擔待，保你爭得光彩，決不喫虧。」二女早聽謝山說過神駝乙休大名，又聽仙府衆弟子說起他許多奇蹟異事，敬佩已極，又知是義父好友。來時聞他在仙籟頂崖上下棋，那地方相隔凝碧崖靈翠峰甚近，有他和淩真人二位老前輩暗中相助，自是萬無一失，聞言越發高興，遙望崖上空空，並無人影，料是將身隱去，悄答：「侄女遵命。」隨即改道，往靈翠峰飛去。剛剛飛起，似覺身後金霞微閃。回顧來路，適見沿途景物忽然隱去，換了一片沒見過的山崖原野。猜是乙、淩二人仙法妙用，先將現場和鬥處掩去，使妖人無法追蹤應援，以便取那妖物性命。

正往前飛，晃眼便要到達，忽聽歡呼之聲。往下一看，正是來時在二十六天梯所見沙、米二小和那小人健兒。前面不遠，癩姑正和一羊首人身、脅生多目的怪物在那裏惡鬥，連忙落下。沙、米、健兒三小看見二女飛落，忙即迎上拜見。二女見那怪物通體長祇七尺，並不十分高大；頭作羊形，卻生就一口獠牙，口噴毒煙烈火；前爪宛如人手，拿着半截血紅色的兵器；面上無目，兩脅卻一邊生着九隻金眼，兇光四射，獰惡非常。縱前躍後，時飛時降，上下馳逐，宛如金丸跳擲，靈活已極；厲嘯連連，宛如兒啼而尖銳刺耳，難聽已極。看神氣，癩姑將它困住，已無法逃脫。不知怎的，祇引逗得怪物急蹦暴跳，還未弄死。

一問經過，纔知三小適隨衆人往觀仙景，楊瑾因古神鳩性情暴烈，仙府諸仙禽又多喜事，老楠巢芝仙藏身之所剛聽說起，恐有疏失，暗將運用牟尼珠真訣傳給沙、米二小，命往傳示警戒，隨時監防，以免生事。若是不服，祇須口誦真訣，如法施爲，神鳩圍身牟尼珠便生妙用，發出佛家真火，立即將它制住。健兒因見仙府這班後輩都拿他當稀罕物事，竟相摟抱問訊，自慚渺小，不似沙、米二人已能人前出面，好生愧忿，見人就躲。這時正和沙、米二人在一起，知古楠巢祇衆仙禽仙猿在彼，便跟了去。剛到凝碧崖前，便聽空中呼呼風響。三小生長荒山，能辨風識物，知是來了猛惡之鳥。仰視空中，已經飛過，祇沒現形。方想這裏既是得道仙禽，怎風中會夾有腥氣？猛瞥見前面飛下兩隻虎面兕梟，還沒見它們落地，一片煙雲閃過，便不再見。跟着，左近樹上飛落下一隻尾拖繡帶、通身五彩毛羽、目射金光的大鳥，還有仙府仙猿袁星。一落地，袁星先用人語說道：「那邊禁制已經發動，你三人且到別處玩一會兒再來吧。」說罷，便縱遁光，往自己來路飛去。那隻身高丈許的獨角仙禽，也跟着飛去。飛行甚低，都是飛到妖鳥落處附近不見。

三小初來，對誰都奉命惟謹，不敢再進。正商量回轉，忽又聽地底兒啼之聲，晃眼由遠而近，從左近地底，往崖西啼了過去。三人好奇，以爲芝仙形似小兒，聲音也許是它，正好跟去，看看是甚形相。跟追到靈翠峰故址左側疏林以內，祇聽叭的一聲，癩姑由地底飛身出來，瞥見三小趕來，哈哈大笑，身便隱去。緊跟着原出現處突然一亮，飛出一隻羊首人身的怪物。這是那隻金眼惡狍，原在地底搜尋芝仙生根之地，沒有尋到，剛往回飛，喫癩姑看見，暗中用計誘來，比起仙都二女見時，聲勢還要獰惡，爪裏拿着一柄銀叉，叉尖上直冒血焰。滿口虎牙錯得山響，人立而行，兩脅十八隻兕睛閃閃，齊射金光，因在地底，喫癩姑逗發了兕野之性，一出土，便轉身四顧，急欲得人而甘。忽見三小同立，匆促之中，誤把健兒認作芝仙，喜出望外，不顧搜尋敵人，忙即飛身撲去。

沙、米二小是初生之犢不怕虎，巴不得拿妖畜試手。沙余恐傷健兒，搶先一手抱起，一面和米余正要將毗那神刀放出，猛聽喝道：「且慢！」同時叭的一聲，眼前人影一晃，癩姑倏地出現。妖狍羊臉上着了一掌，手中妖叉也被斬斷，喫癩姑順手一撈，將半截帶着血焰的叉頭奪去。飛向一旁，大喝：「你們不要動手！這怪物，我想它不是一天，難得遇上，我還要向它討東西呢。」二人忙將飛刀收住，在旁觀戰。癩姑原因妖狍厲害，尤其那柄妖叉必污穢狠毒，得有妖人真傳，已與其爪成了一體，爪又堅逾精鋼，不易斬斷。一面施展佛門降魔金剛掌，一面運用玄功將劍光隱去，出其不意，突然同時下手，因恐妖狍靈敏，如若斷它前臂，萬一不能一下斬斷，有了防備，再下手更不容易。所以上來將叉杆斬斷，隨手奪去，收入法寶囊中。然後一面和妖狍追逐，一面暗中施爲。等已停當，纔大喝道：「無知孽畜！你已惡貫滿盈，遇上我這識貨的，已經給你撒下天羅

地網，休想活命。快將腦中元珠和這十八隻怪眼自獻出來，還可容你轉劫，另去投生；否則形散魄消，連畜生道中都沒有你了。」妖狍先前不合驕狂，以爲對方除精土遁而外，並無他長。又以乍見健兒，誤認芝仙，貪功心盛，中了道兒。妖叉失去不說，那一掌更是受傷不輕，祇打得頭冒火星，心脈皆震，愈發暴怒如雷。起初一心祇想報仇，咬牙切齒，怒嘯連聲，恨不能將敵人嚼成粉碎泄恨，一味抖擻兇威，向前猛撲。及見仇敵祇是躲閃，並不還手，不時由身旁取些東西，往四外亂放，每一揚手，便有好些道粗細不同的光華一閃不見。又聽發話，方在心動生疑，癩姑已改守爲攻，那身法竟比妖狍還要靈巧敏速，端的神出鬼沒，隱現無窮。也沒用甚飛劍法寶，祇將師門獨傳金剛掌向妖狍頭臉打去。

妖狍連中幾下，打得頭暈眼花，腦袋欲裂。雖知不妙，無如賦性兇橫，從未喫虧，仍是不甘就退。後來實被打急，橫心拼命，竟將口中毒焰烈火噴出。癩姑知道這便是它內丹所化，意欲全得，不願破它，祇得暗用佛法防身，仍舊亂打不休。妖狍明知敵人設有羅網，一則仇恨太深，又盼主人及同類趕來救援，祇管忍痛苦挨。卻不知那金剛掌不是捱過便完，初中雖然厲害，還不怎顯，隨後卻逐漸發作。尤其像妖狍這類稟賦奇強，當時勉強能受的怪物，事後反應也愈烈。不消片刻，宛如火燒針扎，通身奇痛麻癢，百骸皆沸。正在咬牙忍受，情急暴怒，進退兩難，恰巧殺星照臨，二女趕到。問明情由以後，不知妖狍受傷甚重，已快不支，以爲癩姑尚難迫使獻出內丹，意欲相助，雙雙將子午線飛出。癩姑沒想到二女會出手，瞥見兩蓬紅白二色、細如遊絲的精光電雨一般飛來，方欲喝止，來勢神速，已向妖狍當頭罩下。同時妖狍也是疼痛難支，忽起逃生之念。它不知癩姑未出之時，早在地底設下埋伏。因見仇敵四外光華亂飛，以爲地遁是它專長，敵人所說羅網即使是真，也能仗着天賦和多年修煉之功逃走。身剛往土內一沉，子午線已經飛到。妖狍性烈如火，周身炙痛欲焚之際，猛覺神光當頭罩下，上半身立似被好些鐵線綁住，深勒入骨。知道難逃一死，仇敵志在得它所煉內丹元珠，忿極犯性，竟拼一死，同歸於盡。猛將真氣一提，自將那粒有生俱來的天黃珠自行震碎，化爲一團極強烈的血焰，炸破天靈飛出，一閃即滅。自身元神也自頭頂飛起欲逃。氣得癩姑喝道：「孽畜！還想逃麼？」揚手一團雷火，將其炸成灰煙四散。隨向二女笑道：「此妖名金眼狍，乃天生惡物，腦中有一粒天黃珠。一落地，便有入土之能。又經多年修煉，土中游行，愈發如魚在水。如能得到那粒天黃珠，於我大是有用。妖狍詭詐多疑，來時已在地底設有禁制，本意怕它不獻，再將它迫入土內，先使失去知覺，再行設法，不料如此烈性。心機雖是白用，總算除去一害了。」邊說邊走過去，將死狍全身拉起，橫置地上。

二女收回法寶，覺得自己誤了人事，方在內愧，忽聽身後吼嘯之聲。回頭一看，袁星用

兩道劍光護住全身，且戰且退。身後有兩隻火眼金睛，羽毛雪白，身量又比袁星要小一倍的長臂白猿，已各指揮着一道青白二色的劍光，凌空追來。袁星好似喫過苦頭，抵擋不住，一面如飛倒退，口中亂喊：「妖猿厲害！沙、米二師弟快來幫我一幫。」神情甚是惶懼。仙都二女方欲上前，沙、米二人已將飛刀先放出去，袁星纔得退下。癩姑笑道：「你主人何等威名，你這般大驚小怪，不丟人麼？」袁星聞言，羞得毛臉通紅，一溜煙逃去。二女、癩姑細看妖猿劍術，果非尋常。沙、米二人全仗所用的乃是佛門至寶，否則早已不是對手。又見妖猿一邊迎敵，一邊手指二小，嘴皮亂動，知要暗算，俱都有氣。癩姑首先揚手放出兩團雷火，朝妖猿打去。妖猿見敵人還有幾個沒動手，也是情虛，意欲暗使妖法，先下手爲強。忽見雷火飛來，識得厲害，往空便起，端的神速已極，雷火竟未打中。

癩姑和二女看出妖猿竟擅玄功，甚爲驚奇。手中法寶正要發出，倏地眼前一暗，以爲來了厲害對頭。惟恐米、沙、健兒三小喫虧，趕忙飛身過去保護時，祇聽一聲鵰鳴，雜着妖猿慘叫之聲，神鳩、神鵰突然現身，朝二妖猿當空下擊，各自抓到了一隻。佛奴所抓的一隻，首先腦裂而死。另一妖猿，被神鳩右爪抓住，正起左爪要擊猿腦。妖猿竟欲反噬，一面奮力強掙，一面招回飛劍，朝神鳩頸間飛去。神鳩直沒怎理會，劍光飛到，大口一張，便靈蛇也似一口咬住。左爪依舊下落，當時了賬。佛奴隨飛近前，將鳩口飛劍抓去。神鳩不似佛奴一爪抓死，立將猿屍丟落，意似想喫猿腦。鐵喙一揚，待要啄下，忽似有甚警覺，橫轉雙翼，抱着死猿，往凝碧崖一面飛去。跟着又一仙鶴飛來，和佛奴互叫兩聲，同往左側一塊兀立的怪石上面落下。不多一會兒，神鳩空爪飛回，朝鵰、鶴又對叫兩聲，朝衆人看了一眼，飛向地上，將死猿抱起，往東飛去。

仙都二女知道佛奴靈異，便戲它道：「妖猿共是五隻，告訴你那同伴，再來莫都弄死，留兩隻給我們玩玩也好。」佛奴正點首長鳴示意，二女猛瞥見遠遠有青白光華一閃，心想：「這些妖猿，頗有意思，何不將身形隱去，看它鬧甚把戲？」忙即行法，連人帶衆仙禽一齊隱去。衆人因有高林遮體，那青白光華不能看出，在凝碧崖左近繞飛了兩轉，方往峰前飛來。先祇有一隻妖猿，按遁光降落。看去這隻功候比先死兩隻稍差，毛作蒼色。落地後睜着一雙火眼，東張西望，滿處搜尋，又用鼻四下亂嗅。一會兒找向佛奴擲猿屍的所在，忽似嗅出兆頭不妙，面現驚疑之色。跟着由地上拾起幾根殘落的猿毛，拿在鼻前聞了一聞，立即暴怒。一面引吭怒嘯，一面把劍光放起護住全身，仍自張望，不住用爪搔頭，竟似知道左近伏有敵人，搜查不出之兆。嘯沒四五聲，隨有一蒼一白二猿各駕遁光飛來。先到的那猿便把猿毛給二猿看，又指了指地上，互嘯了幾聲。後來的二猿也似驚急，各將劍光護身，用鼻四嗅。無如仙都二女得有謝山真傳，隱形神妙，盡管

妖猿五官敏銳，善於聞嗅觀察，近在咫尺，竟聞不出。二女、癩姑又喜看妖猿神情惶速可笑，不肯即出。

捱了一陣，三妖猿往來搜尋，已將那一帶找遍，均無發現。內中一隻白猿突然暴怒，厲嘯了兩聲，率二蒼猿，各將飛劍放出，上下四方亂飛亂射。峰側樹枝挨着一點，便即紛落如雨。二女知道妖猿同伴失蹤，地有殘毛血迹，斷定當地伏得有人，意欲迫人出現。恐其亂放飛劍損毀林木，暗罵：「無知孽畜！死在眼前，還不自知。」剛想現身出去，忽聽佛奴鳴聲，回望石上，佛奴和古神鳩已經離石，雙雙飛起，晃眼離去隱形地帶，便自無迹，由此互在空中一遞一聲鳴嘯。二女方以爲二仙禽又施故智，三猿已聞聲將飛劍放出。先是蒼猿的兩道劍光，朝佛奴鳴處飛去。跟着神鳩又在鳴嘯，白猿也將飛劍循聲追去，同時行使妖法放出一片妖雲。二女待要飛身直上，那三道青白光華到了空中，略微馳逐，忽分作兩起停住，電閃一般掣了兩掣，便即無蹤。三妖猿甚是靈狡，因見仇敵不曾現形，有了戒心。一面恐敵人逃脫，循聲飛劍追擊；一面卻另使妖法護身，沒有連身追去。正指劍光施爲，忽然劍光失去，不由情急拼命，竟不暇再計安危，騰身飛起，意欲追奪回來。哪知飛得快，落得也快，剛到空中，便似暗中被甚東西打了一下，紛紛怪叫，落將下來。

二女聞得頭上風聲，再看石上二仙禽，已經飛回，都是單爪獨立，各抓一道劍光。蒼猿的劍，本是佛奴一爪抓來，落下時，意欲交給仙鶴，而仙鶴好似無此法力。同時妖猿不捨飛劍，雖然受創落下，仍然奮力回收。仙鶴稍一畏縮，差點沒被遁去。劍剛離爪飛起，喫神鳩往前一探身，張口擒住。這次劍主未死，劍雖被二仙禽擒住，仍如靈蛇也似，顫動不休，看去還不能放鬆。謝琳脫口笑道：「我當你們不肯跟我們玩呢，原來收劍去了。」三妖猿早就覺出兆頭不妙，祇因同伴蹤跡不見，存亡莫卜，死去二猿又是三猿的配偶親屬，先是關心尋仇，不肯就去。及至飛劍一失，知道猿長老心毒法嚴，對門下妖猿不稍寬假，自己芝仙沒有尋到，同伴少了兩個，不知下落，回去已不免於重責。況這五口飛劍，乃猿長老多年辛苦祭鍊而成的奇珍，當初傳授五妖猿時，曾有「劍在命在」之訓。這與身相合，存亡相關之物，一旦失去，回去這罪孽如何受法？休說歸路已爲神駝乙休所斷，癩姑又在遍設禁制，便放它們逃走，沒有劍，也是不敢回去。空中打跌下來，正急得厲聲嘯叫，兩爪向空亂招，妄想收回，抓耳撓腮，情急無奈，忽聽近側有人說話。妖猿恨毒之餘，互叫了兩聲，表面仍裝惶急暴跳，暗中卻行使妖法，猛下毒手。

二女還想看妖猿急跳好玩，一點沒有覺察，癩姑恰又離去。如非佛奴精通猿語，暗告神鳩，搶前迎禦，還幾乎中了暗算。三妖猿原本背向二女，故作不知，一味號跳。爲首白

猿猛一回身，前爪一揚，便是千萬根細如遊絲的銀針，朝二女立處打來，其疾如電，發處又近。此寶乃猿長老採煉五金之精，加上奇毒，合煉而成的飛針，祇傳了白猿一個。與寶相夫人白眉針，功效相差無幾。除卻此寶脆弱，不能與別的飛劍法寶相抗，祇要先有防備，便可無害是它短處外，如出不意，被它打中，一樣也能循血攻心而死。二女事出倉猝，飛針又是大片飛來，難於躲閃。百忙中，剛把劍氣發出，待要抵禦時，猛瞥見一道紫焰自頭上射出，飛針立即不見。忙運劍氣護身回顧，正是神鳩所擒飛劍，已到了另一爪上。那道紫焰已經口中收回，妖猿飛針已爲它內丹所化。想不到妖猿如此刁毒，心中大怒，雙雙嬌叱一聲，一面收法現身，同時將子午神光線飛將出去。因先前隱形法未撤，妖猿看不見對方動作，以爲語聲相隔這麼近，萬無不中之理。不料飛針放出，又如石沉大海，全無動靜。方在駭異，倏地眼前一花，現出大小五人和一石筍。石上立着三個仙禽。所失飛劍，也在二仙禽爪喙之下擒着。一時情急，頓忘利害，立即飛身縱起，意欲奪取回來。身纔離地，二女子午神光線已化成一蓬紅白二色的光線，當頭罩下。妖猿想逃，已是無及，周身俱被勒緊，嵌入骨內，跌倒在地。二女手再一指，三猿便同離地飛起，被吊向路側大杉樹上。跟着癩姑飛來，說道：「我適往探妖猿來路，有無別的黨羽同來，不料乙師伯已將妖猿主人引來。你倆將妖猿吊起誘敵，再妙不過。我們且回原地，等他們到來，再行出現好了。」

二女聞言大喜，忙同回到原處，隱身相候。癩姑便將死狍也提了過來。這時妖猿已被子午神光線勒得快要閉過氣去。二女想要妖人來尋，故意將咽喉間略微放鬆，妖猿痛極，立即慘叫起來。纔叫了兩聲，便見兩個妖人張皇尋來。衆人見這兩個妖人都是道童打扮，看去年紀已是不小。一個身材高瘦，相貌兇惡；一個身子矮肥，濃眉豬眼，臀厚嘴大，相貌惡俗不堪。各都腰掛革囊，背插鞭劍之類兵器。二女見這類蠢物也配修道，不禁暗笑。二妖人正是大力仙童洪大肚和鬼焰兒常鷦。還有朱赤午、召富、陽健等，尚在後面未到。

衆妖徒原隨黃猛、觀在等妖人裝作玩景，出觀妖禽怪獸動靜，以備萬一接應之計。正在九宮崖前眺望，先見二妖禽遠遠飛來，忽似有甚警覺，往南飛去。一會兒又見一隻金眼狍在左近現身，似往崖前飛回，晃眼又往土內鑽去。跟着又見五妖猿空中飛過，看那神氣，所去之處，竟和二妖禽走的是同一方向。衆妖人初來，不知哪裏是凝碧崖。因見各地祥雲繚繞，玉樓紛起，時有本洞主人陪引仙賓，往就館舍。仙侶遊行，往來不絕，看出內中道法高深之人甚多。妖禽等所去之處，沿途更是仙館林立，不便公然往探。等了些時，妖禽妖獸一個也未見迴轉，也無蹤跡。暗忖：「這裏俱是強敵，梟、狍蹤跡隱祕，外人當不至於看出。猿長老太過託大，手下猿竟連身也未隱，滿空亂飛，敵人自無不見

之理。老怪驕橫，不但不能相助，反有倒戈相向之勢。此時除了對付敵人，還得防他先下手將芝仙盜去，端的可惡已極。如若喫虧，原是快心之事。不過他那五猿俱精劍術，功力還在梟、狍之上，如若受挫，梟、狍自然更是不行。它們又這等公然放肆，又偏是走成一路。一與梟、狍變友爲仇，既須防它們捷足先登，暗算梟、狍；又恐受它們牽累，爲敵所傷。」越想越不放心，便令常鷦等衆妖徒持本門隱形神符，前往探看。芝仙如真在彼，急速偷偷下手。妖猿如若作梗，或是侵害梟、狍，便拼着和老怪反目，暗中下手，除得一個是一個。如見敵人防備周密，道法高強，速率梟、狍隱形，任五猿自去犯險。如它們失陷，急速回來，另打主意。如若得手，便出不意，合力搶奪，不可令其得去。行事務要隱祕，知進知退。

衆妖徒立即依言行事。內中洪大肚粗魯，常鷦兇橫刁狡。二人偏最交厚，和別的同門俱都不和。哪知神駝乙休和淩渾、公冶黃早在對崖隱形瞭望，暗中主持。崖前景物已變，妖人有甚動作，全都看得見。五妖猿隱身法已喫公冶黃破去，成心引洪、常二妖入網。祇圖貪功搶先，結伴南飛，到了凝碧崖側落下一看，東西兩方已是無路，當地一片大廣場，祇東西疏林掩映，靜悄悄的，並無人迹。暗忖：「來路仙景何等宏麗清奇，怎這裏如此荒涼？適纔明見梟、狍飛來未歸，怎會不見？」洪大肚便要回轉，或往東林探看。常鷦心細機警，覺着奇怪，居然疑心敵人所設幻景。正囑洪大肚看清下手，不可造次，忽聽朱赤午等後來諸人驚訝之聲，就在左近，四顧卻不見人。試低聲喚了兩聲，也無迴音，再聽已無聲息。本門隱形符，自己人怎會對面不見？祇聽一聲，便無迴音？知道光景不妙，心想：「來時曾見洞口佛光，此中大有能者，莫要人影未見，便入羅網。且先退回試試，便知就裏。」便同飛回。

誰知乙、淩諸人禁制神妙無窮，休想逃脫，除卻去往崖東喫虧受氣，便是同行的人，祇要離開兩丈以外，便成了兩路，各不相見，不能重聚一起。二妖徒這一回頭，立時覺察歸路已變，祇見無數山石林泉往身後倒飛過去，迥非來時景物。估量已飛行了二三百里，仍未到達，愈發斷定入了埋伏，祇得暫且止住。妖徒修煉多年，法力本來不弱，見狀並不驚慌。心想：「自身是客，祇要不露出偷盜形迹，便逃不出，也可諉之於偶然遊行，誤入埋伏，至多丟人，並無大害，並還可以責備主人，爲何不先告知禁地？亂撞無用，且先查看出是何等禁制，再作計較。走脫出去更好，不然索性發話詢問，對方定有主持行法之人，不會置之不理。便是梟、猿等因盜肉芝，觸動埋伏，也可說是異類無知，背主胡爲，此來便爲尋它們回去。怎麼都有話可說。」想到這裏，索性把隱身符收起，再往前進，想去先去之處查看。這回卻是快極，纔一轉身，便已到達。仍是先見情景，怎麼細心觀察，也看不出絲毫門徑。

方在驚惶，忽聽妖猿慘叫之聲，由東方疏林內傳來。二人把靈翠峰一帶真景疑成了幻景，本就想去探看，一聽猿叫慘厲，料知凶多吉少，立即循聲趕往。因恐禁法厲害，格外戒備。趕到一看，樹上吊着三妖猿，全身卻被數百十根細如髮絲的紅色光線綁緊。都是長舌外伸，金睛怒突，神情甚慘。見了人來，白牙森森，啞聲厲嗥，意似求救。妖徒見狀，正快心意。又料暗中有人主持，意欲借此撇清，故意喝道：「你們這些孽畜，背了主人，自出惹事，死也活該。那兩隻虎面神梟和金眼狍兒，纔和你們初見，便被誘出，累我們找到如今。它們哪裏去了？快說出來。」可憐三妖猿勒得頭頸欲斷，哪還答得上話。又知妖徒心藏奸詐，未懷好意，立即暴怒，磨牙伸舌，虎虎發威，眼裏似要冒出火來。妖徒口裏喝罵，暗中查看，當地並未設有禁制，妖猿祇被法寶困住，人卻始終不見，越發驚奇。方想發話，猛瞥見右側大樹後有小影子一閃，心中不免一動。忙即住口，定睛一看，果是一個從未見過的小人，穿着華美道裝，藏身樹後，滿面笑容，探首向外偷看，見了二人，立向樹後隱去。二妖掩將過去一看，樹後空空，已無蹤影。以爲世上哪有這樣小人？分明是芝仙無疑。因有妖猿前車之鑒，先還疑是敵人有意放出誘敵。及至走遍全林，仔細觀察，毫無可疑之狀，終於利令智昏。常鷦使眼色說道：「也許梟、狍無知，誤入埋伏，和這三孽畜一樣，喫主人擒去。既等不到，我們歸稟師父，向主人詢問，要將回來，再責罰吧。」

說完，等了一會兒，不聽應聲，假裝回飛，直到原處，終無動靜。又疑主人事忙，這裏芝仙生根之所雖有埋伏，無人主持。一時貪心大動，也不知梟、猿爲何失陷，自恃法力，妄欲一試。祇要能將芝仙擒到，如真衝逃不出，便就地分啖，朝盡頭處行法穿山，逃了出去。於是二次隱身，重返疏林。老遠便見那小人竟在妖猿面前，口中唸咒，手執一面小令牌連擊了三下。妖猿好似負痛已極，手腳亂顫，兩三聲慘叫過去，身子一挺一縮，便不再動。等到二人飛近，小人已笑嘻嘻持牌跑回原來樹下不見。再看妖猿，已被光線生生勒死，頭頸、四肢都祇連着一點殘皮，快要斷落，死狀奇慘。看神氣，頗似妖猿輕敵，喫芝仙用法寶暗算擒殺，越以爲先料不差。那面令牌必是一件厲害法主，也許連那禁法都由此寶運用。自以爲看破了機密，好生歡喜。知道芝仙靈敏，令牌妙用深淺不知，還是隱伺在側，看明之後，再行下手爲是。

等不一會兒，小人又跳蹦出現，到了猿屍面前，口中唸咒，將牌一指。妖猿身上紅白光線便即飛起，往牌上飛去，猿屍立即落下。二妖徒不知隱身法已在入伏以後破去，健兒受了癩姑指教，特意使妖徒自露惡跡，以便處治，分明看見妖徒，故作未見。仙都二女並還暗中隨護，收回子午神光線。健兒全是做作。收到第三猿屍身上，本欲故露破綻，

不全收回。恰值洪大肚心急，忍耐不住，見小人這次相隔猿屍較遠，也祇三丈光景，竟想乘機撲出，常鷦一把未拉住。可是小人也已驚覺，祇一縱便到了樹後，晃眼無迹。常鷦埋怨不該莽撞，洪大肚也埋怨不該拉他，以致延誤。各自低語了幾句，尚幸身形未現，或許還能再出。已知肉芝生根就在樹後，便不出也有主意。祇這令牌所發神光奇怪，必須查看明白，以便預防。回顧猿屍，還剩一隻吊着，身上餘剩的光線又細又亮。暗用飛劍一試，竟斬不斷。後來還是洪大肚想起，用所煉的真火試試，居然燒斷了一根。妖徒膽子更壯，正欲同往樹後，小人又已出現，先用前法，收了猿屍身上餘光，隨即遁回，來去甚速。常鷦看他去時欣喜情景，料可計擒，便令洪大肚暫候，自去斷他歸路。剛到樹側，小人忽然出現，這次竟連令牌也未拿，空手歡跳而出。二人大喜，更不怠慢，忙即合圍而上。常鷦更把飛劍放出，一面行使妖法，防他入土。大喝：「芝仙速急束手降伏，免遭毒手。」那小人已被夾在當中，無可逃遁，眼看到手成擒。兩人四手，正一把搶撲上去，猛聞一股極熟悉的腥羶之味，眼一花，洪大肚勢子最猛，一把抱個結實。同時二人也看出所抱的正是那隻金眼狍，已經慘死。小人就乘着這一抱的空隙，竟由洪大肚手底，往斜刺裏縱去。耳聽少女嬉笑之聲，身側有人喝罵：「無知妖孽！竟敢以大凌小，無故欺我們的小師弟，今日叫你好受！」

洪大肚手中抱屍還未放下，胖臉上叭地早中了一掌，立時順口流血，半邊紫脹起來。常鷦方喝：「你是何人？現身答話。」一言未畢，隨聽：「你這瘦鬼更是可惡！你自瞎眼，怪着誰來？」這次更是先打後說，手到話動，打得也更狠。盡管常鷦妖法高強，連臉骨都幾被打碎。打得二人兩太陽穴直冒金星，疼痛徹骨。不由又急又怒，趕緊縱起，行法護身。再看地上，橫着金眼狍的死屍。對面站定一個相貌奇醜的癩頭小女尼，身後兩個美仙娃、兩個道童和剛見那小人，正指着自己笑罵。旁邊有一突立地上的雲峰，上面站着一鵬、一鳩、一鶴三隻大鳥，形態非常威猛。知道敵人有意隱去形迹，使己上當。明知金眼狍比虎面梟厲害，既已身死，梟鳥必更無幸。但上來先受暗算，敵人欺人太甚，仇恨已深。就此退回，不特平日威名掃地，自己也太難堪，師長面前也無法交代。又以健兒這樣小人，從未見過，仍誤認作芝仙。心想：「敵人年紀俱輕，不見得有甚法力。適纔祇是心粗疏忽，驟出不意，喫她打了一下。如真動手，未必不敵。成形肉芝，千年難遇，豈可錯過？祇要敵人稍形見弱，便可聲東擊西，施展邪法攝走。」立即同聲怒喝：「峨眉鼠輩，傷我金眼神狍，罪該萬死，還敢暗算傷人，速將肉芝獻出納命！」隨說，洪大肚左肩搖處，首先飛出一道暗綠光華，直取癩姑。跟着常鷦也放出一道青光，朝二女等飛去。二女早在躍躍欲試，各將劍氣飛出，化爲兩道紅光，恰好敵住。

癩姑罵道：「瞎眼妖賊，連人都認不清，還敢發狂！你見人生得矮小，便當他是芝仙，

真做你孃的清秋大夢！芝仙乃千年神物，久已得道通靈。你們這些瞎眼妖賊，休說沒有見它福分，便遇上，你們也奈何它不得。我們因見上好瑤榭瓊樓，裏面卻住了好些異派妖邪，看不順眼，知道靈翠峰故址清靜，來此閒遊。你們先打發些不成氣候的孽畜來盜仙芝，主人自有安排，託我照看。那芝仙也不是好惹的，你們自做賊，我原本不願多事。叵耐那些孽畜和你們一樣瞎眼，都誤把我們同伴當做芝仙，不由分說，上前亂抓，欺到太歲頭上，自然送死。不久你們又來打接應，本不屑計較，打算隱過一旁，由你們自去，偏要自找無趣。你們不是說我們暗算人麼？如今我也不用甚飛劍，祇憑雙手和你們打，看你們躲得過不？」隨說，縱身上前，照定常鷦就是一掌。

常鷦自恃一身妖法，方暗罵：「小癩禿這等打法，豈非送死？」揚手一團黑氣打將出去。滿擬敵人並無本領，祇仗隱身法傷人。這黑煞之氣煉成的陰雷，中上必死。不料面前人影一晃，陰雷並未下落，反往對面神鳩口裏飛去，喫鳩口所噴紫焰一裹，吸入腹內，連人一齊無蹤。心方一驚，叭的一聲，背上又中了一拳。這一下比前打得更重，幾乎心脈皆被震斷。當時怒火上攻，又是情急，又是忿恨，忙喊：「師弟留神！」已是無及，耳邊一聲怒吼，洪大肚當胸又中了一下重的，受傷更是不輕。急得二人暴跳如雷，祇得各施妖法，放出一團暗紫光華，將身護住，一面忙取法寶。癩姑又在面前笑嘻嘻出現，說道：「我本是又癩又禿，人雖醜，卻不做賊，說話尤其算數。當面打你，該不是暗算了吧？自己瞎眼，怨着誰來？」常鷦猛一轉念，怒喝：「賊尼賤婢，是否峨眉門下？通名受死！」癩姑笑道：「妖賊眼瞎，耳又聾麼？你挨頭一下時，我就對你說過，峨眉門下個個金童玉女，道骨仙風，沒我這樣醜怪的。你叫我癩禿麼？那就是我的官稱。你想打聽我們名姓來歷，以便現時打不過，日後告知你那妖師，好約人去尋仇麼？那也做夢。我師父是屠龍師太；這兩位姊姊是武夷散仙謝山道長的女兒，小寒山神尼的徒弟，金鐘島主葉縯是她姑姑。眼前便有兩位在此。我們本打算代主人捉賊，一齊把你倆捉住，你這一說，倒不好意思了。你們自去商量，放哪一個回去與妖師送信？當時見個高下，免你們日後還多跋涉。你看如何？還有，你們人祇兩個，已有謝家姊姊和你們動手，我本不該再上，因你們不服氣，特意教訓一下。如今你們放心，莫怕捱打，除非再來賊黨，我癩禿是不好意思動手了。」

仙都二女和沙、米、健兒五人，見癩姑滿口便宜話，神情言動無不滑稽，俱都哈哈大笑。二妖徒也被鬧得急也不是，惱也不是，暗中咬牙切齒。冷不防雙雙揚手，又是兩道暗赤光華，電一般朝癩姑射去。正值仙都二女見妖人劍光厲害，難於取勝，癩姑一雙空手，反將妖人打得暈頭轉向，自覺不是意思，便將兩柄碧蜈鉤發出，恰與赤光迎個正着。二妖人見狀，心正驚急，忽聽癩姑笑道：「賊黨尋來，免我手癢，再好不過，又該我上場

了。」說時，便有兩道光華飛落，來者正是朱赤午和召富。他二人也是到了凝碧崖側入伏，尋找妖禽、妖猿不見，和常、洪二人差不多的遭遇，進退兩難。後聞二人喝罵之聲，遙見劍光飛舞，知遇強敵，追尋了來。

朱赤午在黃猛門下，也是眼明手快、心毒意狠的人物，法寶又多。人未臨場，先打好主意，一到更不答話，左手一揚，先發出四絕神叉。同時左肩搖處，又飛出一片彩霞，裹住一柄銀光如電的三尖兩刃小刀，朝衆人面上飛去。同來的召富，也將劍光放出。癩姑一見後來二妖人法寶甚多，尤其那柄長纔尺許的刀光有彩煙圍繞，必是極毒極穢之寶。恐有疏失，來勢太急，不及招呼衆人小心，想用神雷擋它一下。剛揚手發出，忽聽三仙禽同聲鳴嘯。緊跟着一片彩雲帶起呼呼狂風，疾逾奔馬，由頭上一瞥而過，神雷也已爆發。滿空雷火飛舞中，敵人的青白黑綠四色叉光連同飛劍，俱被仙都二女碧蜈鉤圈住，絞在一起，並未傷人。那片彩雲，正是仙府獨角神鷲電馳飛來，就空中一抓，將那三尖兩刃小刀抓去。同時，石上古神鳩口射紫焰，將刀光四外彩霧一吸而盡。四仙禽聚立石上，除仙鶴外，各用一爪抓住適得的飛刀、飛劍，互相睇視鳴嘯，得意非常，不時偏頭注視妖人，大有鄙夷之色。

衆妖人見仙禽也如此厲害，方在駭異，癩姑已縱身入場，動起手來。一個人時在人叢中忽上忽下，忽前忽後，得空便用大力金剛掌打上一下，端的神出鬼沒，隱現無常。四妖人見二女劍氣紅光還在其次，那兩道亮晶晶的翠虹卻非尋常。本就全力相持，不敢大意，哪經得起這麼一個捷逾神鬼的強敵，在身側出沒隱現。最厲害的是，任何法術法寶都傷她不了，有時反被破去，稍微疏忽，便喫一下重的。乾生氣着急，無可奈何。可是癩姑早和仙都二女商妥，不要敵人的命，祇由二女正面迎敵，去破法寶飛劍。自己用玄功變化和本門佛光護體，抽空便給敵人一下。總算妖人見機，常鷦先自生警，妖法護身之外，並運有真氣，將全身要害護住。雖不曾再受重傷，一樣也是難耐，神情狼狽已極。

正在此時，金蟬和石生恰好趕到。二人一邊觀戰，一邊聽沙佘、米佘述說前事。二人祇顧看得有趣，不住拍手叫好，竟忘了照玉清大師的柬帖行事。

似這樣鬥了多時，四妖人疲於奔命，欲罷不能，雖有一身妖法，無暇施爲。同時空中飛劍和四絕叉又喫碧蜈鉤各絞斷一道，餘者也是勉力支持，不敢還擊，大有相形見絀之勢。耳聽仙都二女高喊：「妖賊！急速跪地服輸，由我們押往太元洞去，稟告女主人，便能免死。」自覺危機已迫，人是丟不起，除卻四人合力，將本門極惡毒的妖法施展出來，拼命死中求活，更無良策。常鷦首用暗語示意，四人立即聚在一起，先將護身煙光化合

爲一，將全身緊緊籠罩。然後各自咬破舌尖，一口鮮血噴將出去，化爲畝許大小一片血光飛起，晃眼展布開來，朝衆人當頭罩下。

四妖徒不施邪法，還不至於送命。這一施爲，旁邊沙、米二人見二女、癩姑應敵，自己不得上前，早就手癢。因癩姑先前叮囑，這次祇准拿妖人開心，專破法寶，掃其顏面，不可傷他們。先來二妖人喫二女、癩姑敵住，好容易盼到又來了兩個妖人，正好出手。不料來勢太快，二女應敵也快，兩柄碧蜈鉤已先飛出，恰好敵住，也佔着上風。沙、米不便參與，方悔下手太慢。及見妖人互打手勢，聚在一起；又聽身邊金蟬告訴石生，留意妖人要施邪法。

於是心更躍躍欲動，惟恐金、石二人搶先，又難出手，血光一起，更不尋思，各把牟尼珠發出，脫手便是兩團栲栳大的金光。二小祇見衆人打得熱鬧，想拿敵人試試法寶威力，哪知佛門至寶，妖人如何禁受。所噴血光，又是妖人元丹精氣所萃，與本身息息相關。金光到處，立即震散，化爲無數赤煙消滅，四妖人真氣擊散，立受內傷，同聲怒吼，口噴鮮血，幾乎暈倒。因是事出意外，初行法時還以爲敵人縱能抵敵，也不過用飛劍法寶護身，自己也不求勝，先乘隙遁去，事後再打報仇主意，不料會遇到專破邪法的剋星。知難活命，心中怨毒，悲忿已極。反正是死，乘着一息尚存，徑將各人所有法寶全數施展出來，一時飛起十餘道暗綠暗赤的煙光，朝衆人打去。癩姑見狀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雙手一搓，神雷似雨雹一般朝前打去。妖人重創之餘，無術逃避，全數被雷打死。同時金、石、沙、米四人見敵人法寶太多，也各將法寶、飛劍放出。妖人已死，所放法寶、飛劍無人主持運用，哪禁得起十來道霞光異彩，電舞虹飛，略一絞結，便都了賬。衆人祇顧有興，等到癩姑一聲喝止，已化爲殘螢斷煙而散了。

癩姑埋怨衆人道：「妖人這些法寶雖是邪法煉成，內中頗有珍物。我們得來，稍加祭鍊，便能應用。就自己不喜歡，將來送人也好。怎這等隨便糟蹋？也是他們惡貫滿盈，我們本心不想傷他們，偏要找死，使出這類太陰赤血神焰。我見他們真氣已被佛光擊散，拼被師伯叔們說上兩句，結仇我又不怕，樂得成全了。妖師一個沒有尋來，必被乙、淩諸位老前輩阻住，也許仙籟頂還有熱鬧可看呢。」金蟬聞言，也失驚道：「玉清大師交我一封柬帖，吩咐到此給妖人和解，不可多傷他們性命。因見你們打得有趣，看了高興，忘打招呼，都除去了。不日開府，弄這許多死屍，真是惹厭。」謝琳笑道：「這個無妨。乙真人還囑咐我們，多大亂子都有他擔待。殺死妖人，想必無妨。倒是死屍惹厭。」石生道：「這有甚麼難處？叫佛奴它們抓出山去，丟了就是。」癩姑笑道：「祇它們鬼得多，各得了一兩口飛刀、飛劍，不知要送誰呢。」說時，三仙禽見妖人一死，已各將爪

上刀劍光華嚥入腹內，互相鳴嘯，喜躍非常。金蟬笑道：「怎這麼沒出息？一聽送人，惟恐有人要，趕忙喫了。」

正說笑間，忽見袁星飛馳而來，對衆人說道：「小師伯和諸位仙姑快看去，現在又添了好些妖人，連先有的，正和乙太師伯他們在各處鬥法呢。聽說元元太師伯和隨侍的師伯叔們，還幾乎中了妖人暗算。我去偷看了一眼，喫人趕了回來。熱鬧極了。」金、石二人聞言，忙令神鷲和佛奴將死屍由凝碧崖上空運走，並說：「如因仙法禁制，飛不出去，或先覓地藏好，或由我去請乙師伯暫撤禁制，放你們出去，免得污穢仙府。」衆仙禽紛紛鳴叫點頭。沙、米、健兒三人也要隨行。金蟬道：「凝碧崖有芝仙在彼，關係重大，開府以前，不可無人防守。你們那兩件法寶頗好，祇可隨我們崖上遙觀，時刻留心老楠巢那邊，不可離開，以免來了能手，袁化和衆仙禽萬一有甚須助之處。」二小忙答遵命。

衆人隨即起身，飛到凝碧崖頂一看，乙、淩諸人和二妖女、一白鬚發的老妖人正鬥得不可開交。原來衆妖徒都是兇狡一流，盡管彼此同門，卻是互相傾軋忌妒，面和心違。尤其獨角金剛陽健稟性乖僻，與誰都合不來。行時見常鷦和洪大肚、朱赤午和召富互使眼色，各自結伴同行，無人理會，心中有氣。心想：「隨衆同去，既顯不出自己，遇上禍事卻是有份。本領又不如人，反正有功勞也輪不上。敵人如此厲害，梟、猿一去不歸，弄巧就許被敵人困住，師父尚有戒心。他們既不要我，樂得偷懶。」於是緩緩前進，試穩了步再走。飛到左側崖下，回覷師父，已被山石遮住，便即降落。一邊觀看景緻和過往人物，一邊順路往凝碧崖一面走去。

也是命不該絕。陽健法力雖然不濟，心思卻極細密，不似那些妖猿驕狂。自到仙府，便處處留心，又喜觀看美景。衆妖人仙館聚議盜取芝仙之事，復又和猿長老、龍山二女起了內訌，俱沒留神外面景物，獨他一到，便憑窗四望，凝碧崖一帶與九宮巖相隔本近，看得尤爲真切。初出時，未覺異樣。這一落後，正趕上衆妖徒入伏，神駝乙休施展仙法，變了原來形勢。又當四仙對弈構思之際，本沒把妖人師徒放在眼裏，不曾防到會步行走來。陽健還沒走到，便覺前面山形似與前見不同，心中奇怪。及至走近，爲防師父看見，特意尋一隱僻之處立定，再往前路細一觀察，越覺情形有異。暗忖：「適纔分明見這裏還有一條瀑布，又有山石，怎都不見？」不由生了戒心。方在尋思，忽見一醜一俊兩個道裝童子，突自身後危崖上降落。二童正是易鼎、易震，原爲乙休送信飛落。

陽健貼崖而立，又將身形隱去，所以當時連乙、淩諸仙俱未發現。陽健知道崖頂無人，怎會二童由上飛落？正想回頭上望，忽聽一人哈哈笑道：「妖猿伏誅，老怪物此時必已

警覺。駝子，你這棋老下不夠，拿老怪物開心多好。你再不把禁法撤去，我的時候一到，就不奉陪了。」陽健聞言，知道妖猿既死，梟、狍必也凶多吉少，哪裏還敢停留，飛起便逃。半路途中，又聽另一人喝道：「我駝子向來不殺漏網之魚，你既在我眼底逃過，不必驚慌。歸告汝師，梟、狍已經伏誅，這都是我駝子命人做的。他那四個徒弟也難活命。如不服氣，祇管尋我。我和淩花子卻不似主人好說話，量不寬厚，勸他及早縮頭，免找晦氣。」

陽健聽那說話的聲音就在耳邊，嚇得心寒膽戰，連頭都沒敢回，晃眼飛回。見黃、卓等四人正立九宮巖頂前眺，面現驚疑之色。回頭一看，適來之處，崖頂老松之下，現出老少五人。內中有一身材高大的駝子，極似平日所聞神駝乙休。忙把前事說了。

黃猛怒道：「都是你們這些孽畜，受了五臺、華山兩派所愚，硬說這裏有芝人、芝馬，內中主腦多是末學新進，祇會一口飛劍，便即夜郎自大，妄開仙府，可以手到成功。我雖是覺得無此容易，以爲總有幾分真實，哪知上此大當。敵人不是易與，來時已經看出。想不到這壓不死的駝賊和百禽道人公冶黃，也是他們羽黨。那打扮像花子的，定是怪叫花淩渾無疑。還有一個和駝子對弈的少年、一個道童，想必也非常流。如照駝賊所說，不特梟、狍、五猿，連衆同門也全遇害。此仇不報，如何出去見人？說不得，祇好和他們一拼了。」

惡彌勒觀在一聽妖狍被殺，遙望仙籟頂上，敵人現身以後，仍和沒事人一般，自在下棋，神情甚是從容，越發忿怒，當時便要飛身過去，拼個死活。屠神子吳訟忙拉住道：「道兄莫忙。老怪物出現了，五猿一死，他必不甘休，我們樂得坐山觀虎鬥。他如勝得過敵人，索性鬧他一個大的，搶些美人，仗着你我法寶遁法，衝將出去，回山受用，以報今日之仇；否則，我們也是白白喫虧。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。我們索性忍氣到底。當時能走更好，如不能走，便忍辱負重，推說衆弟子違背師命，自尋死路。既與主人無干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事後自會尋他。我們硬捱到開府之後再離去。」

說時，猿長老已在所居小樓臺上現身，意似怒極，滿頭鬚髮皆張。一出面，雙手齊揚，由十根長爪上發出五青、五白十道光華，宛如十道長虹，由指尖起，直達對崖，並不離手飛起。衆妖人見他情急拼命，竟把他採煉西方太乙真金，苦煉數百年，與本身真元融會，從來難得一用的太乙天罡劍氣施展出來。知道非同小可，便都停手觀戰，相機應付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裏青白光華飛出，乙、淩二人還未抵禦，對崖觀弈的道童已先笑道：「乙道友殘局未終，莫爲妖孽擾了清興。我不喜傷人，且代抵擋片時，等到完局，再由

諸位發放吧。」話還未了，伸手由左肩上拔出一根珊瑚短杖，往前連指，立有十團宛如初出日輪的火球，放出萬道霞光，恰將那十道青白光華擋住。晶芒四射，流照崖谷，左近許多仙館樓臺，相與輝映，幻成一片異彩，耀眼生繽，好看已極。

這時乙休正和公冶黃對局，好似全神貫注棋上，竟連理也未理。猿長老見狀，越發怒極，手招處，十道青白光華倏地收回。隨由身畔取出三支形如鐵釘的法寶，剛揚手發放，猛覺對面崖上少了一人，心方一動，釘也同時離手。就在這一瞬之間，猛又覺眼前人影一閃，微風颯然。猿長老畢竟法力高強，應變神速，一覺有警，忙張口一噴，一道白光首先飛出，將全身護住。然後定睛看時，對崖的怪叫花淩渾突在前面出現，已用分光捉影之法，驟出不意，將三支天狼釘在手邊搶去。哈哈笑道：「老怪物不要害怕，我不打你。這棺材釘，現時頗有用處，想向你借，又知你小氣，不願白費口舌，祇好不告而取，暫時借我一用。如要用它給你下葬，十五日後，可去青螺峪向我討還好了。」

猿長老原是人與猿交合而生，修煉數百年，劍術法力俱頗高強。雖習採補之術，卻知畏懼天劫。一向隱居陝西黃龍山中，專擇山中有點氣候的母猿，來充爐鼎。除像龍山雙豔這類自甘俯就的淫女外，以前從不侵害生人。自從近來僥倖躲過了一次四九天劫，纔日漸驕狂自大，遇上有根器的少女，便思染指，不過山居多年，習靜已慣，難得出山。雖毀了幾個女子，也是旁門左道，多半被他迷戀，出於甘心，也非強求。直到日前受了別的妖人蠱惑，纔對峨眉諸女生心，以前惡跡無多。門下五妖猿，卻是無惡不作。乙、淩二人覺他修爲不易，尤其所習劍術乃越女正宗，並非旁門，與所習邪法不同，祇此一支。意欲做戒保全，使其改邪歸正，並無除他之念。可是猿長老天性好勝喜鬥，幾曾受過這等氣。那天狼釘又是新近得到手的一件前古異寶。先見赤杖仙童法寶神奇，知道此寶妙用無窮，欲取一試。不料還未發出，便被敵人由手上奪去。到手不久，祇能運用，還沒到與身相合的功候，不似別的法寶，可由敵方強收過來。不由急怒交加，沒等淩渾把話說完，手揚處，又是五道青光發出。淩渾也將手一揚，飛起一道金光敵住。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對崖百禽道人公冶黃道：「天已不早，那話快應點了。淩道友還不去辦正事，與這老猴精糾纏作甚？」淩渾隨笑喝道：「老怪物，我本想試試你的越女劍法，無如我還受人之託，要去辦事。休看我借用你的東西，還代你報殺徒奪寶之仇呢。莫把好心當做惡意。我失陪了。」說罷，人影一晃，便已無蹤。

猿長老的徒子徒孫俱是猿猴，內中祇有一個大弟子是人，名叫宗德。本欲隨師同來觀光，猿長老因洞內有玉版天書和越女劍訣，惟恐萬一有人乘虛竊奪，一干妖猿不足應付，強令留守，宗德神色甚是不快。猿長老聽了淩渾之言，心中一動，暗忖：「五猿已爲敵人

所殺，此言決不是指五猿。莫非真個有人往盜天書，宗德遭了暗害？但是自己纔來不久，敵人怎會知道？再者，宗德乃嫡傳大弟子，如有不測，元神也必飛遁，來此報警。適纔雖然心驚肉跳，乃是五猿被害，與此無關。宗德不但元神不見，也未行法告急。」方覺斷無此事，敵人蹤跡已失。再看對崖，道童已將赤玉杖插向背後，淩渾未回，乙休、公冶黃對弈自若，重又勃然暴怒。自知那赤玉杖不破，飛劍無功，敵人神情最爲可氣。心想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一面仍將十道青白光放出，手指對崖大罵，去分敵人心神；一面放起一片劍光，將身護住，以防中人暗算。暗中運用玄功變化，將元神遁出竅去，直飛對崖，猛然下擊。滿擬敵人狂傲託大，目中無人，自己元神已隱，驟出不意，至不濟也須傷他一個。哪知到了乙休等人頭上，剛化成一道青白光華，往下射去，卻擊了一個空，枉把崖石穿了一個大洞。如非收勢得快，幾乎將元神穿向山腹中去。趕忙定睛看時，敵人仍然對弈，自己還在兩丈以外。知道敵人用移形換影之法，使己丟醜。隱身法竟瞞不過敵人的眼睛，好生愧忿。神光已現，再隱又無用處，祇得咬牙切齒，怒衝衝就勢往前衝去。這次不似頭回冒失，看清下手，敵人位置也未認錯，晃眼衝到。忽然面前祥光一閃，覺出厲害，忙即飛退下來一看，仍是先前所見道童，一手用赤玉杖敵住那十道劍光，一手放出一片彩霞，將自己去路擋住，笑道：「我與你無仇無怨，本不想攔你的高興，祇爲我這朋友殘局未終。他們除卻誅戮那惡貫滿盈的妖邪，另當別論，尋常對敵，不喜兩打一。我已動手，祇好暫時奉陪，祇等乙道友殘局一完，由你二人對敵，我決不插手。你的仇人還未逃走，還有你兩個同伴也被我擋住，俱等乙休道友發付，稍安勿躁何如？」

猿長老這一對面，纔覺出敵人雖是道童裝束，看那丰神氣骨和道術法力，分明天上金仙一流人物。聞言回顧來路，剛勾搭上的龍山二女不知從何處趕來，放出四口飛刀，也喫敵人杖頭上分出來的四團紅光逼住，不禁大驚。事已至此，祇得怒喝：「你是何人？既無仇怨，何故強行出頭？」赤杖仙童笑道：「我姓阮，名字說出來，你也不知道，不說也罷。你放心，我決不和你爲難。你元神雖是嬰兒，卻也活了好多年歲，一部古玉版五十三頁火真經，俱能無師自通，悟出大半，怎會還有這麼大火氣？聽我良言，你門下五猿孽由自作，最好就此罷手，候到開府回去，改邪歸正，仍由原書自求深造。等把以水濟火的妙用功候悟徹，自能成就；否則也把元嬰入竅。乙道友憐你修爲不易，不忍暗算。如遇別的妖人路過，趁火打劫，就難說了。」猿長老急不得，惱不得。自己修煉多年的一部玉版火真經，珍祕如命，除大弟子外，從未向人提過。祇不知敵人如何連自己功候有了幾成和其中竅要，俱都知道得這等詳細？明知話裏有因，身在虎穴，強敵環伺之下，元神出竅，終是不妥，無如輸不下這口氣去。

方在進退兩難，忽見兩道金光夾着一道青光，由前面不遠自空斜射，落到崖上，現出兩

個矮子、一個麻冠道人，認出來人是嵩山二老和麻冠道人司太虛。內中矮叟朱梅手一伸，已把殘棋攪亂，朝乙休叫道：「適纔我三人在歸途中，遙見妖賊已頂了一個替身，同十多個妖徒同往後洞飛來。都是你一點不先商量，冒冒失失給主人建牌坊，使凝碧上空門戶洞開。少時妖賊師徒知道後洞有佛光禁制，必由前崖雲路衝逃。淩花子已經走去，你還有這個閒心下棋？這廝近已二次成道出世，如被逃走一個，異日各派同道後輩，不知要被他傷害多少。我和白矮子還找元元道友有事，這裏交你。這次多虧司道友相助，又代後輩們除了一害。岳雯，你可陪司仙長往仙館中安置。慶典日期將到，莫下棋了。」乙休推棋而起，哈哈笑道：「我頭一次看朱矮子這等狂風暴雨。本來棋祇剩了一着，偏要惹厭。這是赤杖仙童阮糾道友，他正代我擋駕。少時事完再談，你自尋元元老尼去吧。」追雲叟白谷逸道：「駝子你莫太狂，休說妖孽本人，便他手下妖徒逃掉一個，看你有甚顏面見人？」乙休道：「白矮子莫擔心，我約的幫手還沒有來，不料又會添出一個，萬無一失，你們自去吧。」二老隨即飛走。岳雯也領了司太虛，自就館舍。

百禽道人公冶黃道：「你和老怪物明說了吧，不要鬧了。」乙休笑道：「他門下妖猿，是我叫人殺的，他與我有殺徒之恨，不犯討好。我惡人向來做到底，反正來得及。淩花子借人東西，好人由他做吧。那龍山二妖婦，卻容她們不得。」隨說，隨即起立，手指猿長老道：「老怪物，我殺你徒弟，你不服氣麼？這個容易，阮道友請收法寶，讓他們三個狗男女都過來好了。」猿長老連元神帶飛劍，俱喫阮糾寶光逼住，也不還擊，祇不令前進。眼看仇敵目中無人，言笑自如，正乾生氣着急，阮糾忽把法寶收回，不禁把一腔無明火重又勾起，頓忘厲害。把元神所化青白二色光華，連同那十道劍氣，齊朝乙休飛去。龍山二女見敵人寶光祇抵擋不攻，正不知是何用意。一見撤去，自恃妖法神奇，輕易未遇敵手，更精隱形之術，敗也無妨，爲示同仇敵愾，竟指刀光，連身飛來，夾攻乙休。以乙休法力，一舉手，二女立成粉碎，祇爲別有一番用意，未施殺手。公冶黃見敵勢太盛，乙休雖然不怕，終費手腳。方欲相助，乙休「哈哈」一笑，大袖展處，滿身俱是金光，直向當空十餘道青白光中衝去。那些飛刀、飛劍祇一近身，便被盪開，來勢越急，震退越遠。乙休也不還手傷人，祇是鬧海金龍一般，在滿空長虹交織中上下飛舞，敵人一點奈何他不得。